

贺兰山下艺如云

文·摄影|孙凝异 图|石嘴山文化馆

“出城东北二百里，有山石突出如嘴。”石嘴山，因此而得名。在石嘴山人的口中，这里是一个汇集五湖四海的江湖，京剧、秦腔、豫剧……随着当年建设石嘴山的人而来，在贺兰山下生根发芽。岁月洗礼，过往的历史如同流经而过的黄河，在这里缓缓地停下脚步，滋生出许多宝贵的手艺和文化，成为当地人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。



- ① 每天5点过，杨达吾德就起床开始做泥哇呜相关的工作，他说起得早，能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。
 ② 每个匣钵里，大约会装十二三个大大小小的泥哇呜。
 ③ 在过去，人们用麦秆给泥哇呜钻孔，这些工具，是杨达吾德根据多年经验不断完善，再制作而成。

曲留塞上情

早上8点多，杨达吾德打开窑门，搬出一个个圆圆的匣钵，将三四十平方米的院子填得满满当当的。匣钵里，装着他前天烧制的泥哇呜。泥哇呜是一种土制乐器，只有两个孔，因吹出来“呜呜哇哇”的声音而得名。杨达吾德小时候，身边人都会吹泥哇呜。但现在，只有他一家子在制作了，求人来学也无门。

20年前，他想以这门手艺为生，开始对泥哇呜做改造，两孔变成五孔，再到七孔、十孔，只能发出“呜哇”声的泥哇呜，已能吹出完整的曲子了。在宁夏地区，泥哇呜多为扁豆形、牛头形、牛角形和鱼鸟形，上面刻着植物、花卉和传统纹样，而做泥哇呜的泥料都来自离他家不远的西大滩。杨达吾德的家在沙湖旁的一个回族聚集院落里，红砖垒砌的房屋只有一层高，全是平平的顶。小巷尽头，看见门口摆着成排的、半人高的大缸，就知道他的家到了。也可以高耸的烟囱为地标，那是杨达吾德烧泥哇呜的窑。

窑内高近两米，左右有两个大窗口，封得严密厚实。因为石嘴山

产煤，杨达吾德自然以煤做燃料。“每次烧窑，是在凌晨2点40点火，烧制19个小时到第二天晚上约10点，再自然冷却一晚，第三天上午七八点开窑。”杨达吾德一边在泥哇呜上打眼，一边和声细语地述说着。每一窑，可以烧1200个泥哇呜。过去的人们，是用蒿草给自然阴干的泥哇呜上色，或在表面涂以豆油、胡麻油，避免泥哇呜表面起泥、回潮。而经过烧制的泥哇呜，就能更长久地保存了。

如今走市场的泥哇呜多用模具压制成形，但放气、打磨、钻孔、打眼、烧制全都需要手工的参与。若有定制，杨达吾德便从塑形开始纯手工制作传统牛头形泥哇呜，一天能做两个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杨达吾德希望能将泥哇呜带入高端市场。在拓宽泥哇呜音域的同时，并在材料上做改变。“宁夏也出紫砂，就在太阳山附近的红寺堡，看，多细腻，不比宜兴的差。”说着，他吹响了16年前做的那个大型泥哇呜，低沉而悠扬，让人仿佛回到了古代的边塞。



① 70多岁的徐建业经营着一家医药铺，每天坐诊看病，只有利用闲暇时间整理北武当寺庙音乐。

② ③ 赵本才的砂锅作坊在石嘴山最北端的惠农区，再走几十千米，就是内蒙古了。他做了60年砂锅，将黏土和细焦炭混合做坯，以制作砂锅和药罐为主。有时，他也接受定制烧几个仿古陶罐。冬天来临，做好的坯体不易干燥，赵本才就做了一个大炕，提升温度让砂锅散发水分。

家乡就是最美的画面

在石嘴山北武当庙，有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佛教音乐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建业76岁，是位老中医，平时在平罗县坐诊，只有北武当庙举办大型活动时，才从几十千米外赶回。北武当寺庙音乐既有文乐的婉转优美，又有武乐的高亢激昂。文乐在当时主要以工尺谱记谱，而武乐则以一种叫渣渣子的古老方式记谱。这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时，随行的僧人留在宁夏的。

如今徐建业只能利用闲暇时间整理北武当寺庙音乐。为了让后人看懂、听懂这门从宫廷传出的佛教音乐，他已经将200多首曲目用简谱整理记录。

来石嘴山以前，以为她是一个传统的北方小城，没有山、没有水，冬季光秃秃的苍茫一片。不想这里树木成林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五彩缤纷。湖泊碧水茫茫，鸟雀随处可见。彩云桥、追月桥两两相望，灵气活现。

这些，都被折红旭用剪刀记录下来。

折红旭爱剪纸，尤其钟爱创作大型剪纸作品，最长的是120米的《毛主席诞辰120周年》。“一刀纸，就是100张，重量不能超过4斤半，这样刻纸才会有产量。”因为纸太薄，又是大型作品，折红旭把剪纸以书画的方式装裱，



④ 朱良璿说自己没有文化，但从舞台上到画布前，他一直拥有文艺的人生。

⑤ ⑥ 用剪纸表现书法艺术，再以书画的方式装裱起来，就是折红旭剪纸的发展方向。

⑦ 57岁的鲁卫东是石嘴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性传承人，擅长即兴人像剪纸，还能朦眼剪纸，令人叫绝。



重要的作品，还会亲自送到杨柳青去裱。折红旭的思维比较超前，她做剪纸培训，走乡下进学校；也用电脑设计图纸，以公司与大师、农户、协会合作的方式制作剪纸作品，还开发剪纸图样的马克杯、折扇等旅游产品，让大家带回不一样的石嘴山礼物。

与折红旭不同，朱良璿对石嘴山的爱，都藏在自己的屋子里。

朱良璿75岁，腿脚不便，身体不好，12℃的气温，他已经带上了手套，但全程都乐呵呵的，偶尔还来两句秦腔。朱良璿爱画画，他的作品看似油画又不是油画，却十分逼真。这全赖于他使用的绘画工具——电烙铁。一般的烙铁画，是用烙笔直接在木板上烙，但朱良璿会先画水彩，再在画面上用烙笔游走。“只要烙笔走过的地方，颜色就会更鲜亮。”烙铁画的绘制工艺并不复杂，但要掌握恰到好处的火候就难了。几十年来，石嘴山的一山一石，一景一物，都浓缩在老人的心血里。曾是文艺积极分子的朱良璿，说起烙铁画总涌起无以言表的满足感。他说自己的前半生是站在舞台上，后半生是坐在画布前度过的。



① ② 陶瑞珍自诩为葫芦陶，她从未想到，自己从一个画葫芦的爱好者，成为葫芦基地的负责人。每年销售葫芦也能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③ ④ 18年来，王洪喜一笔一画勾勒出平罗古城的模样，为世人留下“老照片”。

从古至今故事多

作画，是一种常见的记录生活的方式，而对于大武口区的陶瑞珍来说，葫芦就是她这种生活方式的引导者。在陶瑞珍的家可以看见一座山，前院后地，都是用来种葫芦的。每年3月播种，6月捆扎葫芦，8月选果雕刻，9月摘取、阴干葫芦，10月扯藤晾晒土地，余下的时间，就是打皮和画葫芦了。油锤葫芦、亚腰葫芦、疙瘩葫芦……陶瑞珍都种得有。葫芦是一年生草本植物，还不能连续两年种在同一个地方。今年种葫芦的地，第二年得在原地种葱杀菌，待到后年才能又种葫芦。种葫芦，花去了陶瑞珍太多时间，她说基地现在七八人画葫芦，自己画葫芦的时间太少了，但脸上，却绽放着收获满满的笑容。

画山、画水、画葫芦，在平罗县王洪喜的笔下，他画平罗古城，过去那个不复存在却文化依然的地方。王洪喜是典型的北方男人，声音洪亮、热情满满，家里的两间房，大的做画室，小的是卧房。他说自己是农民，只能画农民画：回族赶集的市场，姑娘穿大花袍；院子里的鸡长得太普通，他描上孔雀羽；收获季节到了，高粱直入云空……王洪喜对画画的执着，令人难以想象。18年前决定以《清明上河图》为样本画平罗古城后，王洪喜就没了跑路。“玉皇阁旁有间裁缝店，黄河大桥是木结构，胭脂水粉店在二楼……”四处找上了年纪的老人聊天，是他最大的乐趣。18年过去，125米的《平罗古城》还有最后15米就完工了。王洪喜想办一次画展，让石嘴山的人民看看自己生活的地方，过去是什么模样。若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到石嘴山走走，看看“塞上江南”这丰富多彩的历史与文化。